

孙金岭 / 著

直问

中国

电视人

倾诉人生百味

解密电视新闻

中国海南出版社

G222.3

S920

中国 电视人

孙金岭／著

8AD48 / 5
中国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问中国电视人 / 孙金岭著. —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65-031-X

I. 直... II. 孙... III. 电视节目—制作—经验—中央电视台
IV.G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083161 号

直问中国电视人

孙金岭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甲九号 邮政编码: 100013

电话: 84253057 84252453

传真: 84252467 84252469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96 千字 印数: 30000 册

ISBN 7-80165-031-X/G.0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关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梦里情怀

——谨以此书献给我和我的伙伴们(代序) 1

主持人如是说 9

 我是借电视脸熟的 11

——主持人敬一丹说：电视这种传媒，可以使男女老幼、不同背景的人瞬间变成脸熟的人。电视名人无非是个表面的现象，有的让我们内心仰视，有的就是脸熟而已，我属于后者。

 我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23

——主持人崔永元说：当我们太熟练太成熟时，经验和技巧就会代替真情。我在现场很多时候已经激动不起来了，节目似曾相识，观众没有激情，我的投入也不够，没有期望和想象的那么好。

 我期盼新人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我们 35

——主持人白岩松说：我们占了一个便宜，在荒地上成了头一片被大家看到的绿色植物，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力争在电视的屏幕上开垦出一片思想的空间来，我呼唤年轻的主持人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我们吧。

 我们主持人就是栏目的商标 47

——主持人张羽说：我没有想到一个栏目的商标是如此的重要，在一个栏目做得越好越得心应手，就越让我在新的岗位付出更大、更艰辛的努力和代价，转变形象难度之大始料不及。

 我喜欢挑战和刺激 55

——主持人王志说：做一名出镜记者，根本没什么小聪明可言，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它需要你用心灵去体会，用神情去把握。否则，那就是你失败的开始。

 我在征途中找寻自信 65

——主持人董倩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与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启程，风雨同舟，我无疑是幸福的，一个幸福的人是没有理由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

 我要斟满人生这杯酒 75

——主持人长江说：40岁的人应该是个成熟的年龄，她不会计较一时之短长，也不会迷惑于一季收成之薄厚，她应该懂得，人生这杯酒总是越酿越香醇。

 我想做个80分的记者 83

——主持人王利芬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喜形于色，不太能藏得住自己内心的情绪，但做一名记者不能这样，必须对自己进行一次全新的塑造，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场大的挑战。

制片人如是说 93

 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 95

——总制片人梁建增说：在社会上有“性骚扰”一词，在新闻评论部我们所受到的是一种“情骚扰”，让人处理起来绝非易事。对此，作为有些权力的总制片人，我不敢含糊。

留下一部“小人物”的历史 109

——总制片人陈虹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要表达的是对每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以真切、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

事关新闻理想 129

——总制片人关海鹰说：实践证明《焦点访谈》的节目抓住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脉搏，紧密地与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它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能远离新闻的主战场，而成为一种边缘的传媒。

万事开头难 141

——制片人张步兵说：在电视台不管资金和设备保障是否成问题，人才的保障绝对不能成问题。没有一流的人才储备，一切都是空的，作为经历过一个栏目诞生与发展的制片人，我深有感触。

制片人就是经营者 151

——制片人叶小林说：《焦点访谈》的节奏太快了，压力也太大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常态的电视节目了，它承担了很多其他的社会功能，并且达到了一种非常强的社会效果。

路，一定要自己走 159

——制片人孙杰说：无论干什么，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有必要在百花丛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出污泥而不染”，这对于一个电视栏目和电视人都十分重要。

要做就做最好 165

——制片人赛纳说：“赛纳”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好

CONTENTS

目 录

样的”，如果说名字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些暗示，那这个名字给我的影响就是“把交给我的事做到最好”。

怀揣一颗平常心 173

——制片人柏杨说：做制片人，考虑更多的不能是自己，但是许多问题考虑起来压力却非常大，你看去年我的腰围还是两尺五寸，现在就变成两尺三寸了，可怕吧。

站直了，别趴下 179

——制片人翟树杰说：40多岁的人还要义无反顾地折腾，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就觉得再不出来折腾，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机制，哪怕失败我也认了。

挑战自我真的很痛苦 195

——制片人张洁说：现在人们提倡轻松的工作和生活，但对我这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来说真的做不到，每一次创作对自己都是一个残酷的折磨，这大概是一种性格悲剧吧。

编导们如是说 205

我是一只“痛苦的猪” 207

——编导刘春说：刚做节目时，我把自己形容为一只“快乐的猪”，但当你想超越自己时，那就决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了，我发现原来是在揪着自己的头发想跳得更高一点。

责任其实是种痛苦 217

——编导再军说：1995年10月来应聘时，有人问我：

CONTENTS

目录

“你为什么要选择《焦点访谈》？”这个问题，至今我还在想。《焦点访谈》给了我一种释放的机会，而我释放的是一种期待，一种对正义的期待。

你无法轻松 229

——编导徐涛说：对于腐败分子，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们忘了是谁给了他们这一切吗？为了蝇头小利而置一切于不顾，值得吗？

关注生命 237

——编导陈新红说：谁都会说自己的孩子可爱，抚养孩子跟做片子一样，需要付出很多而不能讲回报，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人生的过程，也许会轻松一些。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245

——编导胡劲草说：追求和天性相吻合时，快乐人生就有了保障。我在努力寻找这样一种追求，好在我这张空空如也的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

用感觉为青春喝彩 253

——编导黄洁说：爸爸妈妈总是警告我要小心，他们觉得在《焦点访谈》特别危险，加上我做舆论监督的节目多了些，自己想起来也挺后怕的，特怕有人会报复，有时感觉很矛盾。

我一直在电视的门口溜达 263

——编导耿志民说：我基本算是“南郭”，多烂的片子，不做到屁滚尿流是出不来的。因此，只好做一只勤勉的乌龟，趁着兔子春心荡漾的时候，赶紧往前爬，而且爬到哪儿算哪儿。

CONTENTS

目 录

双肩挑起的是片和儿子 269

——编导罗陈说：也许孩子的心灵我们无法探知，但那从家乡隐隐约约传来的感应，却真的很神奇，他让一个做片子做得昏天暗地的父亲为此感动不已。

人活的是一种状态 279

——编导王猛说：我要是有两三天不喝酒，就不舒服，这不是说酒好喝，而是喜欢喝酒时那种氛围，那种既相互灌酒又不乏相互关怀的状态。做节目也是这种感觉，闲下几天就难受。

我必须承认：缺点改不了了 287

——编导范本吉说：每个人都有优缺点，具体到我身上缺点可能更多，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明白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缺点是改不了了。

学会善待自己 293

——编导罗芳华说：做女人难，做女编导更难，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女编导，难上加难。我们这些人因此活得真的不易，没办法只能学会善待自己。

摄像、录音、后期人员如是说 301

干什么也不容易 305

——摄像白河山说：我们要能准确地用电视镜头把他展示出来，刻画出他内心的世界，揭示他的性格特点，从而体现电视的魅力。摄像记者难就难在这儿。你是在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历史，表现客观现实，决不是机械地在操作一件玩具。

CONTENTS

目 录

遗憾常留心中 325

——摄像王晓鹏说：干活时千万别忘了，坐在电视机前看你节目的不仅有陌生人，还有你爹你娘，还有你媳妇你孩子，如果你连他们都敢胡蒙乱骗，你还是个汉子吗？

我的追求已变成了隐私 333

——摄像陈威说：走了人生这么长的路，今天再谈什么追求就有点不着边际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人的大部分追求到头来都变成了隐私，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

平平淡淡才是真 339

——摄像王忠新说：在电视圈里，不会协作，不会忍让，你是当不成一个好摄像的。记住一句话：吃亏是福。其实所谓的忍让与协作，就是达到一种平衡，让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满足感。

向往和谐与平衡 351

——录音呼和说：我的同行一听说我来电视台搞录音，都很茫然：“那儿的录音有什么创作？”我想了想告诉他，这里能让我产生些许平衡与和谐，至少一些录音方面的理念，可以在这儿去体现。

戏里戏外只是一个人生 363

——统筹庄永志说：看戏里，有对戏联说得好：“公侯将相皆为假，喜怒哀乐才是真”。看戏外，我总是想：“上场应念下场日，看戏无非做戏人”。其实书里书外、戏里戏外，只是一个人生。

我越来越像个匠人了 373

——后期制作郑曼茜说：后期人员的角色就像站在跑

CONTENTS

目 录

道终点迎接每一位即将冲刺的编导的“啦啦队”，为他们鼓劲加油，并陪伴他们一起撞向红线。

我有一种别人替代不了的亲和力 381

——制片魏安泰说：有地方官员问：“制片是多大的官儿？”我回答说：“不是有句话叫‘拉不下屎赖茅房’吗？我们这堆人要拉不下屎就赖制片，制片就是干这个的，什么都管。”

只要高兴就好 391

——秘书姚志萍说：相对电视业务来讲，我是后勤人员，但决不是局外人，每一个工种都要有人去干，谁也代替不了谁，如果没有分工与合作，什么事都干不好。

我心独语 399

人间正道是沧桑 401

——初来乍到，反思最多的一个问题

当大浪袭来的时候 406

——人在旅途，经历最大的一次事件

联络“官人” 413

——风雨兼程，记忆最美的一件事情

暖暖的冬日向我们走来 419

——放眼四顾，感悟最深的一个话题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425

——岁末回首，体味最真的一份感情

后记 431

梦里情怀

——谨以此书献给我和我的伙伴们(代序)

孙金岭

多少年过去了，往事已如随风飘散的烟云，但对于我70多岁的母亲，38年前那一声婴儿的啼哭，却让她难以忘怀。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在一个初秋的黄昏。母亲说，那天没风，太阳刚刚落下，满天金色的霞光格外地耀眼。母亲在被搀扶进冀东平原上那间再普通不过的土房里生产前，她曾仰头看了眼西天，记住了满天的金色。后来她让父亲起名时，一定要带上个“金”字。上过小学两年的父亲最初给我起名叫“金山”，说庄户人家穷，让这个孩子将来给抱回一座金山吧！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听后，寻思半晌，才说：“是这个理儿，就是‘金山’太露了点，太露反而会留不住财富。”于是父亲便又在“山”字下面加了个“领”（“岭”当时的繁体写法），成了一座岭。母亲提起当年那一幕，心气很高，能说半宿儿。

听母亲讲这些在外人看来实在没劲儿且无聊的陈年旧事，我应付地笑了笑，跟外人的感觉一样。又不是特棒特有诗意，无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嘛！

今年春节回家，母亲抚摸着女儿稚嫩的小手，再次重提这段往事时，我才知道母亲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的时光，在儿子身上她是一直寄托着一个梦，一个能让她老人家用饱经风霜的双手触摸到的梦，以及梦中的一座金岭。

38年前儿子出生的那一天，一个梦深深地刻在了母亲岁月的长河里，让她无法忘却。而她的儿子，至今却连母亲的生日还需妻子提醒才恍然大悟。

二

经过“黑色七月”的搏杀，终于等来了估分填报志愿的时刻。在山西阳泉那个小山城里，我曾随意地在志愿第一栏里填上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导”专业。

老师们闻讯，语重心长地讲：“咱校自恢复高考以来，还没有考上一个大学生，你肯定没问题，但志愿不要报得太高，还是稳妥点的好。”于是自己虽心有不甘，但终究胆虚，涂改成了别的院校。

十几天后，分数公布了。那时我才真正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的事就是“假如”了。

但自此以后那个随意填写的“电视编导”4个字，却让我耿耿于怀。它化作了一个美丽而飘渺的梦，萦绕心尖，挥之不去，以至于从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多年的报社编辑、记者，依旧不忘。

今天想来，其实那不是一种酷爱，也不是理想，而是得不到的东西，总让人心里装尽酸楚，充满诱惑。

母亲就是在我上大学的头天晚上，告诉了我有关一座“金岭”的由来。

三

1997年7月27日，那一夜我失眠了。在记忆中，失眠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这张拍于1997年5月2日的照片是我离开山西赴京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望着眼前灿烂的牡丹，沉思的神态分明在说：“我的前面，是否也灿若云霞？”





女儿，你的未来，一定会像这漓江的山水，风景这边独好。

即将离开工作12年的山西教育报刊社，从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地方报社到中央电视台最大的新闻评论栏目《新闻调查》去谋生，睡不着不奇怪。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不知道舍弃虽不富足但却安逸的生活，离妻别子，那份苦还能不能吃得起；不知道丢掉编辑部主任的铁饭碗，去端一个随时可以掉地摔碎的泥饭碗，这交换是否值得；不知道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有没有一位古道心肠的长者扶你这个从没有干过电视的新手上马行一程；不知道一旦在高手云集的他乡没有立足之地被淘汰出局，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女，如何回避过去的同事们的异样目光……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朦朦胧胧的晨曦透过窗帘，给漆黑了一夜的屋子撒下了一片光亮。拥别妻子，俯下身子深深地亲吻尚在酣睡中的女儿，然后我迈着执著但不有力的脚步离开家门。已走出了很远，还听见妻子在后面喊：“看路，前面刚挖了一道沟，别摔着，慌里慌张的性格就不能改一改……”

母亲的那个梦想让她老人家一辈子生活在苦苦的期盼中，而她的儿子却浑然不觉；当我把命运寄托给前方并不清晰的晨光时，我亲爱的女儿，甜梦中，你可曾为父亲祝福过？

四

第一次被人在姓氏前加个“老”字，我曾长久地喘了一口气，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从“小孙”到“老孙”，虽仅一字之差，但仿佛一切都在刹那间定格了：在新闻评论部这个充满朝气与青春的氛围里，你30几岁的人生，已不再年轻，过去拥有的一切，包括辉煌，也将不复存在。

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伴随着滴答作响、分秒必争的时钟，会一遍又一遍地问电话那端的妻女：“我老了吗？”

于是，在清晨的出租屋里，聆听着晨练老人们欢快的秧歌调，会一遍又一遍地刮尽脸上每一根胡须：“真的我老了吗？”

于是，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死盯着同伴们匆匆走过的脚步，会一遍又一遍地涌起愤懑不服的心跳：“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然而，时间久了才明白，在新闻评论部，这“老”字，只是一种普通的称谓，亦或是一种坦率的尊称，干脆也可以说就是一种符号，它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意义。在这里不分什么长幼男女，要有的只是你脚踏实地的真功夫。如果因为你年轻，就可以放松对你的要求，因为你年长，就可以减轻给你的负载，那是不可能的，天上掉不下来这样的馅饼。你大可不必为年轻而处心积虑，也大可不必为年长而痛心疾首，你就是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年龄太过敏感，

1997年10月，
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制片人张步兵告诉我：我可以留在《新闻调查》了！
此时此刻，我才真正地感到身后的
大字对我意味着什么。



只会让自己活得更累更苦。

但是，一个梦在年轻者和在年长者的心中轻重是有别的。年长者的梦，因为是在不是做梦的年龄做起的，便越发显出娇贵。他会把梦藏在内心的更深处，精心呵护，生怕一不小心撞掉了，就再难拾起。

五

在办公大楼前，有块不大的花圃。日日匆匆走过，未曾细细辨别里面种的是些什么树。

偶尔有天早晨路过，抬头望去，看见一棵树上铺满雪白雪白的云，在其他还是秃枝无叶的树间，煞是醒目。疑为自己记错了时令。有同事告诉我那是棵玉兰花，开在春天里，花开虽好看但花期不长，就10来天时间，花落之后，剩下的日子便跟其他树没啥两样了。

从那以后，每天上班前我总要在那棵玉兰花下停留一会儿，端详它傲然绽放的花蕊，细品它清幽习习的花香。那开得像雪似云的花朵，让我心中得到了片刻的晶莹。

无奈只享受了7天，它就飘落了，树杈上不知是什么时候钻出了鲜嫩的绿芽。这很是让人惆怅了许久。四季轮回的酝酿，难道仅仅是为了短暂的灿烂？

我梦见玉兰花，就在那几天的一个夜里。但梦里的玉兰花长的什么形状，醒来全不记得了，记住的仅是一片欣欣向荣，它让我心驰神往。

当时曾有过瞬间的一个念头：别人是否也做这样的梦？

可惜这念头仅仅一闪，也就过去了。

六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是个赫赫有名的部门，旗下不仅有《焦点访谈》，而且还有《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实话实说》，“兄弟”四个比翼齐飞，且人员之间互通有无。《新闻调查》号称大片组，

宁合影。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



曾办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刊物，叫《调查月报》。时任制片人的夏骏、王坚平说：“金岭，你是报人出身，业余时间编辑一下，活跃活跃组里的文化气氛吧。”做文字编辑，何况又是一个内部刊物，这对于曾经搞过12年正规报刊的我，不算难事。后来我调到新闻评论部中心策划组做策划，业余时间又一次兴趣盎然地兼起了部里的内部刊物《实话周刊》的执行主编。

今天，《调查月刊》和《实话周刊》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小内部刊物却让我拥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得以将目光聚焦在我周围经常采访别人的伙伴们身上，记录下他们步履坎坷的历程；得以撩开一群纯粹的电视人那“酷帅”掩映下的神秘面纱，窥探到他们常人般的情感。

与同伴们的谈话常常是漫无边际的，但每回整理录音，我都很兴奋。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什么名人配角之说，这里唯独具有的是同伴们彼此间心灵的慰藉，是电视人真诚的袒露。他们深埋于心的欢乐和痛苦，让我泪流满面；他们对事业执著而坚定的痴迷，让我怦然心动；他们对中国电视节目理性而直白的探讨与批判，让我肃然起敬。

记得在采访白岩松时，他文采飞扬地说过一段富有诗意的话：“看看吧，新闻评论部的这群人哪一个不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